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一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Hunan Dialects

伍云姬 主编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ARC, SMALL GRANT) 科研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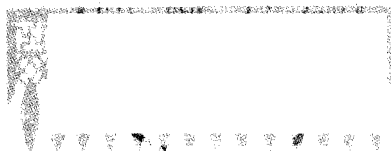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一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Hunan Dialects

(修订本)



伍云姬 主编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 伍云姬主编. —修订本.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 1)

ISBN 978 - 7 - 81081 - 990 - 9

I. 湖… II. 伍… III. 湘语—助词—方言研究 IV. H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769 号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之一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修订本)

◇主 编: 伍云姬

◇策划组稿: 曹爱莲

◇责任编辑: 曹爱莲 曾剑俊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22. 25

◇字数: 323 千字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990 - 9

◇定价: 55. 00 元

总 序

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是一套丛书,内容包括五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湖南方言的副词》。从第一集于1996年出版到整套丛书出齐,历时整整十年。撰写论文的作者总共约五十人,许多长期从事湖南方言研究的学者参与了这项研究,队伍中有老中青三代人。更为特别的是,主编伍云姬远在澳大利亚,作者群却多半在湖南,人员相当分散,这其间的联系靠的是湖南师范大学(伍的母校)这个“中转站”,伍云姬本人不知来回在太平洋上飞过多少次。像这样远隔重洋组织众多作者精心策划编纂出一个省的方言语法系列,在学术界实属罕见,值得向学术界和其他想了解湖南方言的读者推荐。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每一集都是在各个单点方言就同一命题的专门论述之外,由主编本人发表一篇综论,书末还附有各方言例句对照或比较。

第一集《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收有19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该文在大致分析了国内外“态”的研究状况之后,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1. 如何研究汉语动态助词的系统;2. 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特点。关于第一个问题,作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括线性描写、网状分析、综合讨论这个三部曲。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提出从线性描写、网状分析以及综合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的特点。

第二集《湖南方言的介词》收有23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该文对108个方言点中36个表被动的介词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用法、义类、虚化过

程、地理分布等问题。

第三集《湖南方言的代词》收有 23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中代词与代词之间的音韵关系》。该文利用湖南 86 个方言点的共时资料,讨论代词与代词之间的音韵关系,并构拟湖南方言代词的底层系统,讨论其历史的演变。作者认为湖南方言人称代词之间、指示代词之间、人称与指示代词之间,都有着音韵上的联系。在对湖南方言代词底层系统的考察中,作者指出,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以及近、远两个指示代词均为舌根音。

第四集《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收有 24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是否问句中的语气词的发展》。该文在分析了湖南方言里是否问句最常见的结构之后,又列表讨论了各种是否问句结构在湖南方言区的分布和合音词在湖南方言里的分布。作者认为,如今湖南方言中湘方言是否问句的结构开始从[动词+否定副词+(语气助词)]向[动词+合音词]转化。同时,普通话的[动词+否定副词+动词]结构已经进入了湘方言。

第五集《湖南方言的副词》收有 26 篇单点方言论述,主编本人的综论是《湖南方言否定副词的类型》。该文讨论了“没(有)1”和“没(有)2”以及“没(有)2”和“不”在湖南方言中的音义类型。作者认为湖南方言中与普通话相应的否定词有不同的类型,说明在汉语方言里,否定词产生和发展的道路与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我看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站在学术前沿,富有开创精神

伍云姬在《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不管是从地理语言学、类型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语法研究都是不应忽视的。湖南集湘、赣、客等方言于一地,正好处于南北方言的中间地带。要解释某种句式或某种语法现象的断代差异或历史变迁,常常要借助这个中介。”这种深层的思索驱使着作者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完成研究“这个中介”的使命。不论原来的研究状态是如何的滞后,也不论必须展开的课题是如何的棘手,作为整个研究系统的主持人和统率者,她敢于去面对,去一个一个地攻坚。现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一套丛书上时,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在学术上过人的胆略。

二、重视事实描写,发掘丰富语料

方言研究要特别重视调查,调查就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就是要在活的语言事实的描写上下工夫,使描写准确无误。《湖南方言语法系列》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纂者特别重视从调查中获得材料,让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从系列之一到系列之五,共有 103 篇关于单点方言语法事实的调查研究,加上综论和附录,字数达到一百八十余万,语料不可谓不丰富。这些语言事实大多出自单篇论文作者的母语,或虽非母语,却是经过富有经验的学者调查所得。有的方言语法论著,在提供语言事实时,完全没有标音,忽略了音义之间的关联,不能不看成一种缺憾。《湖南方言语法系列》在这一点上很是讲究,这给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贯穿比较研究,深入理论探讨

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同一方言内部甲现象与乙现象之间,等等,都存在比较的问题。《湖南方言语法系列》全套书几乎处处可见比较的研究,这里仅举一例。在《湖南方言中表被动之介词所引起的思索》一文中,作者在介绍湖南方言的表被动的介词之前,就先列出了两个比较的统计表:1. 普通话的介词及其方言对应词;2. 方言通用介词。然后又进一步列表比较并统计湖南方言中表被动意义的介词。通过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多种比较及其分析,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介词、代词、语气词及副词的特点一一显示了出来。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伍云姬在这个系列研究中把深入理论探讨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伍的这一思想在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就显露出来。作者在《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中写道:“汉语的‘态’之所以尚未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汉语的态尚缺乏系统性的、上升到理论的研究。”这里虽只涉及“态”的研究问题,但对于系统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重视却是贯彻到全部系列之中的。作者对于理论探索的态度是严谨的,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 ka^{41} 和 ta^{21} 词源的假设,我亦有不少心虚之处。例如与长沙方言 ka^{41} 相应的有 ku (衡山方言), kua (如常宁方言), het (如酃县方言),它们是否同出一源?若是,如何解释其声韵的演变?若不是,它们又出自何方?其次,我尚未能从书面

文献中找到‘解’做完成态助词的例证,这使我总是忐忑不安。”

《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为湖南方言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该书系列之一、之二问世以后,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李荣先生,谈话中他曾询问过伍云姬主编的这个系列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在整个汉语方言学界,这一系列研究的重要价值也将会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我们热切希望《湖南方言语法系列》的全部出版,能起到推动湖南方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以迎接湖南语言学界更加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鲍厚星

2006年12月于湖南师范大学堂坡

目 录

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 / 伍云姬	(1)
湖南几个方言点的动态助词 / 李永明	(14)
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研究 / 吴启主	(25)
攸县方言的动态助词 / 董正谊	(43)
安乡方言的动态助词 / 应雨田	(61)
石门方言的动态助词 / 易亚新	(79)
常德方言的动态助词 / 郑庆君	(96)
辰溪方言的动态助词 / 谢伯端	(110)
岳阳方言的动态助词 / 方平权	(119)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 / 伍云姬	(132)
益阳方言的动态助词 / 崔振华	(162)
湘潭方言的动态助词 / 曾毓美	(192)
娄底方言的动态助词 / 彭逢澍	(203)
涟源方言(桥头河区)动态助词研究 / 陈 晖	(220)
邵阳方言的动态助词 / 赵烈安	(239)
隆回方言的动词助词 / 丁加勇	(243)
湘乡方言的几个动态助词 / 王 芳	(259)
衡阳方言的动态助词 / 彭兰玉	(276)
衡山方言动态助词“哒”和“咕” / 毛秉生	(295)
绥宁方言的动态助词概述 / 曾常红	(309)
附录 例句对照	(321)
原版后记	(343)
改版后记	(345)

Contents

A study of the aspectual systems in Chinese	Wu Yunji(1)
Aspectual markers in some dialects of Hunan	Li Yongming(14)
A study of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Changning dialect ...	Wu Qizhu(25)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Youxian dialect	Dong Zhengyi(43)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Anxiang dialect	Ying Yutian(61)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Shimen dialect	Yi Yaxin(79)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Changde dialect	Zheng Qingjun(96)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Chenxi dialect	Xie Boduan(110)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Yueyang dialect	Fang Pingquan(119)
The aspectual system of the Changsha dialect	Wu Yunji(132)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Yiyang dialect	Cui Zhenhua(162)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Xiangtan dialect	Zeng Yumei(192)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Loudi dialect	Peng Fengshu(203)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Lianyuan dialect (Qiaotouhe District)	
.....	Chen Hui(220)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Shaoyang dialect	Zhao Lie'an(239)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Longhui dialect	Ding Jiayong(243)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Xiangxiang dialect	Wang Fang(259)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Hengyang dialect	Peng Lanyu(276)
Aspectual markers 'ta' and 'ku' in the Hengshan dialect	
.....	Mao Bingsheng(295)
Aspectual markers in the Suining dialect	Zeng Changhong(309)
Appendix: Example sentences in the Hunan dialects	(321)
Epilogue (1st edition)	(343)
Epilogue (2nd edition)	(345)

论汉语动态助词之统系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① 伍云姬

“态”的研究最早始于希腊学者对于斯拉夫(Slavic)语系中态的描写。在斯拉夫语系中,表动态的系统是很整齐的。例如在俄语中,几乎所有的动词都有完成态(perfective)和非完成态(imperfective)的对立。据牛津英文词典介绍,“态”(Aspect)这个词是1883年才进入英语的。而西方有关“态”的理论,是20世纪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才逐步建立起来的(Comrie 1976)。

汉语的态与其他语言的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据调查,不管哪一种语言,完成态的表态成分多来源于表完成意义的动词,汉语亦不例外(Bybee 1994:55)。不过汉语的“态”又有其独到之处,汉语是单音节的语言,古代汉语中的“态”主要由副词以及上下文来体现的。大约从变文时期起,动词后的某些成分(主要是由动词承担的补语)才开始向动态助词演化。在现代的大多数方言中,动态助词已成为表态的重要手段之一。动态助词是以虚词的形式出现的,它可紧跟动词,也可离开动词出现在句末,而汉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表态成分多是以动词的前缀或后缀的形式出现的。此外,汉语的“经历态”有着与其他语言皆不相同的独特之处(见Dahl 1985:142-144)。

在本世纪,尤其是在近一二十年来,汉语“态”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我们的研究在“态”这个领域中所占的位置尚不显著。以西方论著中颇有影响的三本为例:在Comrie 1976年的《态》一书中,作者只是顺带地提及了汉语的态。例如,他在提到完成态时,强调指出表完成的词缀有时亦表动作的开端。在引用了古希腊的例子后,提到了普通话的“他高了”。Comrie认为在这个句子里,“了”不是表完成,而是表开始(见Comrie 1976:19-20)。在Dahl的《时和态的系统》一书中,作者对世界上的六十多种语言的时与态进行了比较研究,普

通话是其中之一;在 Bybee 等三人合著的《语法进程》一书中,作者对上百种语言的态进行了比较研究,广州话是其中之一。可在这两本书里,普通话和广州话的态的特点虽偶有提及却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

汉语的“态”之所以尚未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汉语的态尚缺乏系统性的、上升到理论的研究。近几十年来,虽说论态的文章不少,可迄今为止,尚未有专著问世。此外,除了普通话的态的研究比较深入以外,其他方言,尤其是湘、赣、客等方言的态的表达,尚鲜为人知,正如余蔼芹在她的《汉语方言比较语法》中所指出的“汉语的表态系统尚未系统地研究过”(1993:69)。

我的这篇短文将重点讨论两个问题:1. 如何研究汉语动态助词的系统;2. 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特点。希望这篇短文能对汉语的动态的系统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如何研究汉语动态助词的系统

如前所述,动态助词是现代汉语中表示“态”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的动态助词均来源于动词,它们先是出现在一个句子的主要动词之后,表示某种附加意义。例如,说明动作的结果、趋向等等。在充当动词的后附成分的过程中,它们的词汇意义越来越虚,而语法意义则越来越强,以致有些最终与原来的动词失去了联系,成为了纯粹的表态记号。动态助词可按其虚化程度分为两级:准动态助词和纯动态助词。

准动态助词的语法化过程十分清晰,即其从动词到动词补语到动态助词的语法链环环相扣,而最重要的是,动态助词和它原来的动词的语音形式仍是一致的。请看普通话中的例子:

站起来

跳起来

(雨)下起来

想起来

在前两个例句中,“起来”是表趋向的动词补语,表动作“由下至

上”的趋向。而在后两个例句中,“起来”不再表动作的趋向,而是表动作的开端,“起来”从动词补语发展为表起始的动态助词。但因为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仍清晰可见,且语音形式未发生变化,故我们把“起来”列入准动态助词。

纯动态助词指一个词已完全虚化,它和原来的动词原形已分道扬镳,它们不再共有同一个语音形式,它们之间的意义联系也并非显而易见。例如普通话的“了”和“着”,长沙话的“咖”和“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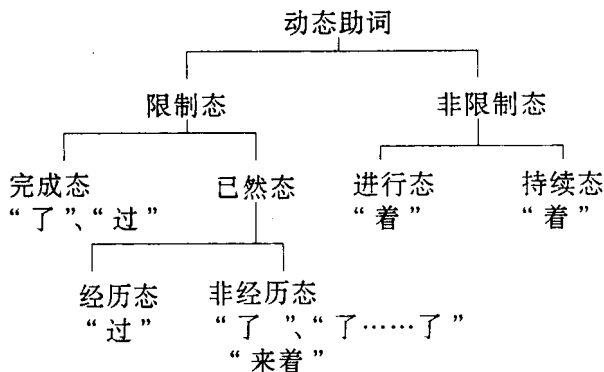
在一个方言中,此动态助词与彼动态助词之间有着种种复杂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形成一个系统,一个网络,共同承担语言中各种复杂的态的表达。我认为每一个动态系统的描写都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这三个部曲:1)线性描写;2)网状分析;3)综合讨论。下面我将逐一地介绍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

1.1 线性描写

线性描写指对某方言中的每一个动态助词的发展过程,及其在每一个阶段所出现的语法环境以及所起的语法作用等进行详尽的断代描写。比如普通话的“着”：“着”可用作动词、动词的补语,亦可作表进行态或表持续态的助词。我们便可按其语法化的进程进行线性描写,描写其在作动词→作动词补语→作动态助词时可能出现的环境(即句式),所起的语法作用等等。

1.2 网状分析

网状分析即对所有的动态助词的内部关系进行系统的描述。所谓的内部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动态助词的类别以及此类与彼类的关系,二是在同类的动态助词中,此词与彼词的关系。我们称前者为横向关系,后者为纵向关系。先来看动态助词的横向关系,即动态助词的类别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对汉语的态进行分类,如王力(1985:216),余霭芹(1993:74-87),Chappell(1992:71)。我把普通话的动态助词系统分为两大类(下面再分小类)。值得说明的是,因为我的重点在纯动态助词,故有些动态助词,例如表起始的“起、起来”等未有列入分类图中。也就是说,下面的分类图是一个不完整的分类图。



限制态指动作或状态抑或有起点,抑或有终点;而非限制态指动作或状态无所谓起点或终点(国外语言学家称这种对立为 bounded 和 unbounded,见 Chappell 1992:71)。

完成态和已然态的主要区别在于时间点,完成态只与一个时间点有关系。换句话说,说话者把已经发生(或已经完成)或将要发生(或将要完成)的事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计较这一事件与说话时的联系;而已然态正好相反,已然态重视的是此时与彼时,此事件与彼事件的联系。

经历态把过去的经历当作经验,当作体验;非经历态不强调经验和体验,非经历态仅描写事实。

进行态和持续态所强调的重点不同,进行态重在动作的行进,而持续态重在动作或状态的继续。

从上面的分类图中可以看出,普通话的动态助词从横向关系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大类无跨类现象。即表限制态的动态助词不用于表非限制态的助词,而表非限制态的动态助词也不用于表限制态的助词。

2) 小类有助词跨类现象,表完成态的助词可用于表已然态,表进行态的可用于表持续态。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们研究普通话动态助词系统横向关系的重点,即研究小类的跨类现象。如表完成态的“了”与表已然态的“了”到底有什么不同,表进行态的“着”与表持续态的“着”的相异之处在哪里等等。

现在再来看动态助词系统的纵向关系,即同一类中,此词与彼词的关系。从普通话动态助词的分类图中可以看出,普通话动态助词

的纵向有如下几个特点:

1)非限制类的动态助词无重合现象,即每一类中只有一个动态助词。

2)限制态的动态助词有重合现象,如完成态的“了”和“过”,非经历态的“了”“了……了”和“来着”。

因而普通话动态助词系统的纵向关系的研究应集中在限制态的助词上。如可研究完成态的“了”和“过”是什么关系,是处于相互替代还是相互对立的状况。如果是相互对立,说明普通话的完成态尚可进一步地分类,如果是可互相替代,则应研究这种替代是有条件的替代还是无条件的替代。

不管是进行横向关系的研究还是从事纵向关系的探讨,跨类的或重合的动态助词,都有可能产生下面四种关系:

1)态的对立。

态的对立指的是出现在同一结构,但表示不同的态的类别的一组动态助词之间的关系。例如,普通话中的“他吃了苹果”和“他吃过苹果”,在这两个句子中,“了”和“过”显示不同的动态意义,形成了态的对立。“过”为经历态,“了”为非经历态。

2)态的替代。

态的替代指的是出现在同一结构,亦表示相同的动态意义的一组动态助词之间的关系。例如普通话中的“他吃了苹果就去”和“他吃过苹果就去”中的“了”和“过”不产生对立,可互相替代。

3)态的互补。

态的互补指的是出现在不同的结构,却表示相同的动态意义的一组动态助词之间的关系。如普通话中的“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和“站着吃”,前一句的“着”和后一句的“着”是一种同体互补的关系;而长沙话中的“他买咖一本书”和“他买哒一本书就回去哒”,前一句中“咖”和后一句的“哒”是一种异体互补关系。

4)态的呼应。

态的呼应指的是出现在不同的结构,表示不同的态的一组动态助词之间的关系。如普通话中的“下雨了”和“下了雨”中的两个“了”是一种同体呼应现象,长沙话中“下雨哒”和“下咖一场大雨”是一种异体呼应现象。

语法格式或结构给动态助词提供了空间和尺度,我们在进行网

状分析时,要注意各类结构与“态”的关系。下面是普通话的态与结构的配合(表中的负号表示不相配合,正号表示可以配合。)

表1 普通话的态与结构的配合情况表

结 构 \ 态	完成	已然	进行	持续
[V + ASP] ^② 他来了。 他静静地听着。 他们高兴地跳着。	-	+	+	+
[V + ASP + NP] 他去了北京。 他去过北京。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他正唱着歌呢。	+	+	+	+
[V + NP + ASP] 下雨了。 下雨来着。	-	+	-	-
[V ¹ + ASP ¹ + V ¹ + ASP ¹ + V ²] 走着走着天就黑了。	-	-	+	-
[V + ASP ¹ + NP + ASP ¹] 我吃了饭了。	-	+	-	-
[V ¹ + ASP + (NP) + V ²] 他拿了书就走了。 他拿着书走了。 他吃过饭就走了。 他唱着歌走了进来。	+	-	+	+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普通话中,有些结构只用于某一种态,而有些则可用于不同的态。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配合关系常常是超方言的。例如[V + NP + ASP](下雨了)这种结构在大多数方言里仅用于已然态,虽说不同方言所用的动态助词有所不同。当然,我们亦不排斥例外,比如在辰溪方言中,这种结构亦可用于进行态(见本书谢伯端文)。

综上所述,网状分析主要是观察动态助词在一个方言系统中的

分布情况,并讨论这些动态助词之间的纵横关系。

1.3 综合讨论

综合讨论即就某动态助词系统中有特色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比如说,普通话中表完成的“了”和表已然态的“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一般来说,当同一个语音形式在不同的位置上表示不同的动态作用时,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共出一源,它们的不同作用是语法结构的相异,或词义的分裂造成的;另一种可能是,出现在不同位置上,表示不同的动态的同一语音形式本来就不同源,但由于语音演变等原因而合二为一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两个“了”同源,便得解释表完成的“了”和表已然态的“了”的呼应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参看赵金铭 1979);如果认为这两个“了”不同源,就得讨论它们各自的来源(参看梅祖麟 1981,刘勋宁 1985)。线性描写、网状分析及综合讨论是研究动态系统的三部曲。我在本书中的“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系统”一文中按三部曲的顺序对长沙方言的动态助词系统进行了尝试性的描写。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的描写没有充分地展开。

2 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特点

我们这本书仅收了十多个点的材料,因而,尚不能对湖南方言的整个动态系统进行全面介绍,亦不能对湖南境内的几个大方言区,即:湘、赣、客、西南官话等在动态助词方面的系统作详尽的描述。下面我们仅就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系统的一些共同特点,即其有别于普通话的部分,进行一些探讨。

2.1 从线性描写的角度看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的特点

从线性描写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有如下几个特点:

1)与普通话共有词源动态助词不多。有的即使共有词源,所走的道路也同普通话不一样,例如“起”在普通话中可作表起始的助词,而在湖南大多数方言中,“起”还可表持续,在有些方言中,“起”可兼表持续和完成。

2)纯动态助词的比例较高,由于词源不明,故不少动态助词的线性描写是不完整的。湖南方言中通行较广的纯动态助词有:

[ka] 用作表完成态的助词,见于长沙、益阳、娄底、湘乡、邵阳、衡阳等方言。

[ta] 用作表完成,表已然,表持续的助词,见于长沙、衡阳、常宁等方言。

[li] 用作表完成,表已然(个别方言点中亦表持续)的助词,见于娄底、攸县、湘乡等方言。

3)有些动态助词的音值不太固定。例如在石门方言中,表完成态的“哒”的音值依前面的动词的韵尾的改变而不同(参看易亚新文)。

从线性分析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那便是湖南方言中有一些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含有动态助词的结构:

在衡阳方言中,[把 + NP + V¹ + 咖 + V¹ + 咖]这一句式表示在短时间内完成某事(参看彭兰玉文)。

如:捞钱下取咖取咖。(把钱都给取出来。)

lau⁴⁵ tɕien¹¹ xa²¹³ tɕ' y⁴¹ kɑ³³ tɕ' y⁴¹ kɑ³³.

在石门方言中,[V¹ + V¹ + 哒 + 哒 + V²]这一句式表示两种不同的动作交替,反复地进行(参看易亚新文)。

如:想想哒哒问。(想一下,问一句。想和问有间隔地、反复地出现。)

ɕiaŋ⁴¹ ɕiaŋ tA tA uən⁴⁴.

在常宁方言中,有[V + ASP + 介词词组]的结构(参看吴启主文)。

如:我们住哒在教室里。(我们住在教室里。)

oŋ⁴⁴ ts' o²⁴ tɑ³³ ts' æ²⁴ tɕɔ²⁴ sɿ³³ li⁴⁴.

2.2 从网状分析的角度看湖南方言动态助词的特点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有如下特点:

1)大类小类的动态助词均有跨类现象。最普遍的现象是表完成态的助词可兼表已然以及持续。如长沙、衡阳等方言的[ta]。

2)湖南方言的完成、已然以及持续中均有不同于普通话的小类。

在不少方言点中,完成态可进一步分成两类:整体完成和一般完成。其对立点是由不同的动态助词来显示的。整体完成态指动作行